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卷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郭晉

謄錄監生臣陳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卷二十

明　胡廣等　撰

宣公下

甲子定王十年十有二年晉景三齊頃二衛穆三蔡文十五鄭襄八曹文二十一陳成二杞桓四十宋文十四秦桓八楚莊十七

春葬陳靈公

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杜氏曰賊討國復

二十二月然後得葬

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汪氏曰君子之心無私故討賊不問內外蓋惡惡者天下之同情也

楚子圍鄭

左傳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

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逵道（左傳作逵路　公羊作路衢）葢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蠻荊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畧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汪氏曰據左氏公羊所記鄭襄公屈服於楚禮卑辭巽以求免則楚之夌暴亦甚矣然其能不聽左右之言而退師許平薄於利而不要其土則比於狡焉思啟封疆者猶有改過遷善之美意也高氏曰封陳侯者非楚本謀也不善而能改也）

故書入與鄭平者楚本謀也不為利謀所誘故書圍廬陵李氏曰鄭自此從楚直至成五年蟲牢之盟方向晉臨川吳氏曰中國不能伯與國屈服於荆蠻鄭伯禮之恭辭之善以媚悦於楚極矣悲夫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兹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蒍敖為宰擇楚

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惟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

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有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

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

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為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

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

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
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
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
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
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
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
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
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
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
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
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
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
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
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
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

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强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

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公羊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吾以不祥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强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

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穀梁傳績功也功事也日其事敗也杜氏曰邲鄭地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何氏曰序林父於上罪起其事言及者明晉汲汲欲敗楚爾

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杜氏曰不書救者以其緩不及事無救患之實耳或謂不書救鄭是予楚以伯然晉文晉悼之伯書楚人救衛救鄭豈不予晉以伯乎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弒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

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王氏曰據楚成救鄭則書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楚得臣救衛則書晉侯齊宋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今此晉救鄭當書楚及晉戰按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勦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南史沈慶之傳閫外之事將軍所得專制李衛公問對古者出師命將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雖君令有所不受史記穰苴傳將在軍雖君令有所不受前漢書周亞夫傳上勞軍至細柳不得入曰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詔上曰此眞將軍矣唐書段志玄傳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

門太宗夜遣使至志玄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帝歎曰周亞夫何以加况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違事見左傳成公六年偪陽之舉旬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事見左傳襄公十年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朱子曰左傳分謗事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要狥人情如荀

林父郯之役先縠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縠而誅之知難而冐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縠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茅堂胡氏曰郯之戰先縠

趙旃賓敗晉師而獨書林父者責元帥也武侯祁山之戰違命於街亭者馬謖也失於箕谷者鄧芝也而武侯深自刻責以為咎皆在已此亦春秋一統之義也任歸於一者責有所歸權分於下者衆無適從吳楚既反漢用條侯以梁主之貴太后之尊交請救援條侯謹守便宜竟破七國唐六道重兵攻圍淮蔡久而無功及裴度視師雖韓弘亦與疾督戰遂擒元濟代宗以九節度之師圍慶緒不立元帥一夕而潰其成敗之績豈不著明也哉張氏曰經以林父及之者言林父之為志乎此戰也葢晉不能討陳亂已失三

綱軍政之本乃欲恃力以爭鄭不知楚莊既討陳亂則師出有名而所以施於鄭者又進退得宜勇怯中節林父上不能輔君討亂以行盟主之大義而此行本為救鄭而鄭已服楚先縠之徒恃強專制故林父雖知楚之不可敵而不能止諸帥之從楚師考公羊則知楚之所以勝考左氏則知晉之所以敗此春秋所以不書救鄭而特以林父主此戰著其敗師之罪也陳氏曰以大夫敵君於是始肇之戰不惟敵君且盟齊于師矣永嘉呂氏曰自楚執討賊之權於是陳為楚有鄭不堪楚之屢伐而受盟辰陵然曰與其來者可也則猶未純乎從楚也故徵事於晉晉既不能有陳而僅爭鄭則邲之一戰晉楚勝負之一決也自邲之敗而楚伐宋橫行於中國而莫制矣汪氏曰林父身為元帥始既不能禁副屬之違令而專行終又不能躬帥士卒冒矢石而力戰乃鼓於軍中倡為棄甲曳兵之敗敗則喪師之罪不責林父諉於誰乎然

楚君大夫與中國戰皆貶書人故楚成於泓得臣於城濮囊瓦於柏舉並書人惟此書晉荀林父帥師以敵楚子者尊中國而抑蠻荊故不以林父之有罪而貶之也泓之戰貶楚子此不貶者楚成設詐禽宋公於乘車之會以伐其國又乘勝不悛而敗宋於泓則與楚莊為中國之所不能為者異矣○劉氏曰子玉不見名氏林父見名氏公羊皆為不敵君可怪也哉盧陵李氏曰春秋中國與楚戰不以勝敗皆以中國為主徐邈曰內晉而外楚是也公羊以為荀林父稱名氏先楚子者惡林父非也此因得臣書人而穿鑿耳陳氏亦以為大夫敵君於是始益主公羊說未可從也胡氏主乎是戰之說亦是益雖以中國為主然息爭之道當責之中國也義皆可通要之此條楚書子則知其非貶矣林父不書救則知其有罪矣不貶者退師之情可恕有罪者敗師之責難逃

秋七月

附録 左傳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濮城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

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免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杜氏曰蕭宋附庸國

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末減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末減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楚

莊葢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絶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絶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高氏曰楚既得陳鄭又敗晉師遂深入中國憑陵諸

夏滅人之國書以著其暴汪氏曰楚莊滅蕭所以逼夫宋而脅中國諸侯之服已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此大夫同盟之始左傳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程子曰晉為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故書人以貶之杜氏曰清丘衛地

書同盟志同欲也楊士勛曰新城書同傳云同外楚則清丘亦是外楚省文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

盟好所謂不待敗而惡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杜氏曰宋代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代宋晉不救不恤病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脩明政事自强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蘄音祈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陳氏曰曷為貶稱人猶曰人自為盟也人自為盟自鹿上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在見何中國久無伯也

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家氏曰幽之同盟內外大小翕然來同齊霸之方盛也新城之同盟諸侯散者復合晉伯之漸衰也清丘之同盟異者衆而同者鮮晉不復可言霸矣而春秋於四國之為此會猶以同盟書嘉其不以勝負為從違捨燎原强勝之楚從喪敗方新之晉是故猶許之以同盟然視于幽之同則不可同日語矣汪氏曰新城之同晉以趙盾主盟清丘之同復以四國之大夫盟齊盟所以一天下之心而晉以大夫尸之又其甚而諸侯之大夫與焉伯業之不振宜矣廬陵李氏曰晉景公之同盟五清丘斷道蟲牢馬陵于蒲○劉氏曰左氏云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夫春秋之世不實其言者衆矣奚獨此耶且華椒不宜被貶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二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内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絶而惡

自見矣高氏曰書衛救陳者所以罪宋也然衛方盟於清丘而反救陳救雖義事而有背盟之惡故稱人汪氏曰清丘之載書恤病討貳而宋之討陳衛之救陳皆非春秋所與者不度德不量力而啟釁於强楚渝盟失信以從簡書名雖是而實則非矣

乙丑定王十一年十有三年晉景四齊頃三衛穆四蔡文十六鄭襄九曹文二十二陳成三杞桓四十一宋文十五秦桓九楚莊十八

春齊師伐莒公作伐衛

左傳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臨川吳氏曰齊以强陵弱而伐莒十一年之伐稱齊人此稱齊師者甚其動大衆而伐小國也○汪氏曰公羊作伐衛證之經文前後皆無齊衛交怨之事而於莒則四年平之不肯而魯伐之

十一年齊又伐之
則伐莒無疑矣

夏楚子伐宋

左傳以其救蕭也君子曰
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傜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爵張氏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宋不知屈伸消長之道而欲以區區之力強中國由此致伐汪氏曰文定責宋特譏其欲致兵之罪失保國之策非以楚之陵中國為無罪

也葢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耳廬陵李氏曰楚有事於中國皆自鄭及宋楚成之爭伯敗宋於泓楚穆之爭伯弱宋於厥貉楚莊之興抉鄭人以侵宋卒之令年之伐明年之圍又明年之平而南北之勢成矣成十八年彭城之役楚又抉鄭以圖宋向非悼公之盛則于宋之盟不待襄公之末年而天下分伯矣

秋螽

杜氏曰為災故書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左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先縠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昌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参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臾駢之謀不用事見左傳文公十二年濟涇而次欒黶於斬反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事見左傳襄公十四年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

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高氏曰邲之役三帥皆欲還先縠固請戰遂及於敗至是以為討然釋荀林父魏錡不討而獨誅先縠為政不平殺者不受治矣又族滅之惡之甚也張氏曰越椒將攻王而楚莊尚思子文之治楚而復克黄之所先縠先軫之孫而滅其族盖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附録左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説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丙定王十寅二年　十有四年　晉景五齊頃四衛穆五蔡文十七鄭襄十曹文二十三卒陳成四杞桓四十二宋文十六秦桓十楚莊十九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茅堂胡氏曰孔達之死謀之不臧者也先君雖有約言若其有罪而大國見討亦可踐言不自省乎而況同盟口血未乾即亢大國之討以危其社稷乃以身死之求說於晉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奚遠哉是時陳貳於楚為孔達計者若顧約言告之以不當貳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

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蘇氏曰孔達則有罪矣而衛人用其言以干盟主故稱國以殺陳氏曰孔達自殺而稱國以殺其君意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傳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名之

按左氏傳為邲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為報怨復讐之

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張氏曰屈而知伸敗而能改可以興矣晉所以敗由大義不明而爭與國也今敗未兩歲而復興爭鄭之師故書晉侯以著其師之為報怨也高氏曰晉救鄭而敗于邲鄭遂即楚夫鄭背盟即楚討之正也然靈成以來文公之澤浸微干戈日尋積而至於蜀之盟而中國盡入楚矣豈特失鄭而已乎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于寢門之外車及於蒲

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蠻荆圍中國則亦明矣臨川吳氏曰宋前以

救蕭而見伐今又以殺楚使而受圍楚之存上國宋之挑釁强夷俱可罪也汪氏曰楚莊始而滅蕭以逼宋繼而伐宋以聲其救蕭之罪又遣使過宋不假道以激怒於宋而使殺之於是國君覩將環其國而攻之然則楚子之志在於陵暴中國以取威爭伯其惡甚矣文定作傳屢責宋而不責楚者楚人憑陵中夏之罪顯而易見而宋有致兵之由其罪未著也故備論之廬陵李氏曰楚至是再圍宋矣僖二十七年

書楚人㡿詞也此

書楚子直詞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左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

謀人謀人人亦謀己

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夫禮别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

王氏曰大夫會諸侯始於單伯會齊宋衛鄭之君于鄄而後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至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則大夫自爲會矣大夫盟諸侯始於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而後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至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則大夫自相盟矣然莊僖以上大夫未專政也文宣以下大夫始專政矣

君若贅旒

何氏曰贅繫屬

之辭旒旂旒以旂旒為旝者為下所執持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氷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張氏曰魯素事齊而宣公之立公子遂主之故其父子常親于齊而齊亦不復計等列之不班從而與之會也非禮甚矣王氏曰遂以不正而立宣公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與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廬陵李氏曰大夫會諸侯始於單伯會齊侯于鄄繼見于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不知胡氏何以始發傳於此豈非以非伯事而私相會乎

附録左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

乎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丁卯三年定王十

十有五年晉景六齊頃五衞穆六蔡文十八鄭襄十一曹宣公廬元年陳成五杞桓四十三宋文十七秦桓十一楚莊二十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啟釁端而圍之陵蔑諸夏甚矣襄陵許氏曰楚圍宋之威振及魯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卹同惡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

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當時天下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畧矣

陳氏曰吾大夫始特會楚子于宋宋人及楚人平春秋責其叛中國而從夷狄也朱子曰公孫歸父會楚爾罪其貳霸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廬陵李氏曰歸父會楚子于宋正與昭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書法事情皆同左氏胡氏傳得之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受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强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使解揚

如宋使無降楚曰晋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不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公羊傳外平不書此何以

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公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

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穀梁傳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

臣之義也董子曰子反與華元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而人道將滅亡矣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曰和而不盟曰平啖氏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

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汪氏曰本作慤敬之如賔客也橫見侵偪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為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天下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為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為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晉書羊祜與吳陸抗對境使命交通抗遺祜酒祜饋抗藥時謂華元子反

復見于今朱子曰羊陸相遺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陳氏曰凡平不書必闕於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有與楚平者矣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至宋始書之僖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至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永嘉呂氏曰晉與楚爭陳楚討少西氏之亂而陳在楚宇下矣晉與楚爭鄭邲之戰敗而鄭又在楚宇下矣宋伐陳而衛救之則衛又貳於楚歸父會于宋而魯又即於楚楚之圍宋軍罷食盡而將去矣宋人告急晉不能出師以援之宋及楚平豈得已哉書曰宋人及楚人平以見中國之無伯也以見判楚之恣横也以見諸侯之有畏於楚而莫有能救之者也○劉氏曰公羊云大其平乎已也非也臣無專美古今之詔也子反何不退與其君謀而擅與宋平乎穀梁云平稱衆上下欲之也非也暨齊平何以不曰暨齊人平乎又云外平不書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非也宋幸得平以告諸侯故魯史有其事爾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平五獨此為外平比條之說陳氏為長宋楚稱人疑穀梁為優胡氏專取公羊則以此平不過子反華元一言而解宋楚實未嘗有盟誓也恐當時未必能如此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

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其稱曰謹之也上卿為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陳氏曰滅國之稱日者謹之也滅國之大夫其稱人者貶之也故荀林父之滅潞氏隨會之滅甲氏春秋皆略而不書所以深著其強暴也

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然則晉人之代之者非耶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征之見書費誓玁狁孔熾侵鎬合老

反及方宣王伐之見詩小雅六月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緩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

者罪之在也為晉計者孰鄷舒轘音患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畧狄也　高氏曰是時楚肆其彊圍宋踰年晉不能救而反伐狄利其土地亦急於憂中國矣汪氏曰滅晉景公會狄于攢而不討亟陳滅赤狄潞氏而不救宋汲汲於開疆而忘中國不可以言伯矣永嘉呂氏曰潞氏屢侵中國晉景滅之似也然楚之圍宋歷三時而不解晉不能興兵往救而徒加兵於狄今年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明年書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觀宋人之告急晉侯欲救之而伯宗方以納汙藏疾自諉及晉侯之欲伐狄諸大夫皆以為不可而伯宗乃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

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其為謀不過陵弱畏强爾不得志乎楚乃求得志於狄晉侯以是賞桓子又以是賞士伯又獻狄俘于周君臣之問矜然德色何暇謀及楚哉備書而義自見矣陳氏曰滅國以其君歸皆稱爵如楚人滅弦弦子奔黄楚人滅頓以頓子牂歸楚人滅胡以胡子豹歸第言奔者不名之以歸者名之○劉氏曰公羊云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非也四裔之君稱子周禮也非為善而亡也葢迷於有爵爾

秦人伐晉

左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

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廬陵李氏曰此條諸傳皆無左氏發傳於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後疑此文本是此經之傳故陳氏曰秦人秦伯桓公也則亦以為即七月之伐矣經傳之文其月日先後者甚多不知杜氏何以不取高氏曰自三年秦師伐晉晉不報秦今十四年矣此復來伐者乘晉兵略狄土而闚其虛也故貶而人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公羊傳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穀梁傳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也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

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為當上之詞也何氏曰天子之庶兄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言王札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王氏曰變文先名若王猛然高氏曰矯王命以殺大臣宜名之以著其罪然書札而不書王子則與内臣柔弱之類無異書王子札則與王子虎無異故變文以別之其為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為人君而假

其臣以命則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事見左傳昭公十四年　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或問

王札子陸淳以為王子札茅堂胡氏曰讀經當看大旨有疑處且闕之聖人之意只是罪挾王命專殺耳蜀杜氏曰桓襄之前列國諸侯交相戰伐列國不稟王命也至此而王臣有相殺者内之卿士不奉王命也襄陵許氏曰拓拔魏世高歡觀張彝之變而生亂心梁武在位王侯專殺故法不施遂以亂亡無惑乎周之無以令天下也○趙氏曰公羊云王札子者長庶之號也此妄穿鑿爾劉氏曰穀梁云不言其何也

兩下相殺也非也凡殺大夫稱其者皆君也豈可云王札子殺其大夫名伯毛伯乎

附録左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説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言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秋螽

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虚内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

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廪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尅民之事起矣張氏曰自六年至今三遇螽災而加之以水旱此宣公不修德節用愛人之所感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作牟婁杜氏曰無婁杞邑王氏曰隱四年莒伐杞取牟婁即其地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詳見文公元年會戚注又無

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詳見文公八年盟衡雍注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史記齊世家康公十九年陳恒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晉世家靜公二年魏武侯蔡哀侯趙敬侯滅晉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高氏曰齊侯在穀則公孫歸父會之齊卿在無婁則仲孫蔑會之盇公主齊久矣幸晉楚之爭而不我及也忽焉而平楚宋俾歸父請於齊侯齊侯則疑我之從楚也蔑於是復會以修舊好焉廬陵李氏曰大夫會大夫始於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而胡氏獨發傳於此條之下未詳其說張氏亦曰大夫相會盇始於此豈非以二子非國事而私相會乎

初稅畝

左傳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正中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杜氏曰公

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孫氏曰古者什一不稅于民宣公奢泰國用不足又取私田以歛其一始什二而稅也

殷制公田為助助者藉也朱子曰商人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朱子曰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十而取二矣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

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劉向曰是時民患上力役懈於公田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茅堂胡氏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不可寡亦不可多也今宣公擅變先王之仁政而滅其所以為中於其國與民者既借其力以耕公田又履民田而稅其私畝書曰初稅畝者志亂常之始自是而不復矣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

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汪氏曰三代制田取民雖皆不過什一而其爲法至周始詳密而周盡爲人君者茍能謹守其中正之制則可以足國而裕民矣今宣公以簒得國既不能修德以弭天災而感水旱蝝蟓之變又不能斂奢以節國用而貽飢饉空乏之憂於是一旦紊先王之制增税畝之法作法於貪其害有不可勝言矣易世而成公作丘甲而賦民之力有加于古迄春秋之終而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殆無遺餘皆肇於宣公之作俑也又使諸國效尤鄭子産則作丘賦魏文侯則增租賦卒之暴秦開阡陌更賦税而先王之制窮今不復豈非宣公首禍以致然乎春秋書初者二初獻六羽喜禮之復正也初税畝憂田制之變古也美惡不嫌同詞○廬陵李氏曰趙子賦税例三此年税畝成元年作丘甲哀十二年用田賦也趙

子改革例十初獻六羽躋僖公初稅畝作丘甲丘武宮作三軍舍中軍丘煬宮從祀先公用田賦也凡變常之事皆書革而上者比於治革而下者比於亂察其所革而興亡兆矣又曰稅畝之說公穀何氏范氏胡氏皆以為仍是什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爾左氏傳文亦無什取二之意惟杜氏以為既取其公田又稅其私田十之一則為十而取二此說似太過徐邈注穀梁以為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楊士勛亦從之然於去公田之解亦牽強而朱子集註亦曰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為十而取二矣似亦從杜氏之說蓋未詳孰是但變法之初未必遽至倍取故當且從胡氏

冬蝝生蝝悅全反

公羊傳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

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宮於此焉變矣穀梁傳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税畝之災也

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高郵孫氏曰蝝者螽之子也春秋之秋夏時之夏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螽為災於夏而蝝生於秋一歲而再為災故志也王氏曰蝝螽之子爾雅謂蝮蛸說者以為螽之有子不因化牡腹中陶冶而自生故蝝曰蝮蜪皆蝗類故春秋記為災○趙氏曰左氏云幸其不為物害而書之按此類生訖便為災如蚕食葉也為秋中之螽未息冬又生子重重為災故書

爾

饑

左傳蝝生饑幸之也

春秋饑歲多矣汪氏曰據隱公再書螟桓公再大水又螽莊公三大水無麥苗大無麥禾僖公不雨螽大旱文公三書歷三時不雨又螽成公大水哀公三書螽皆不書饑書於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蝝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

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

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

以獨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張氏曰宣

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蝝之後甚言國無蓄

積而民無以生也家氏曰蝝生自一時而言也饑自

一歲而言也廬陵李氏曰左氏公羊皆云幸之者以

春秋幸天道之即應庶幾宣公之能變乎穀梁說雖

鑿亦

好

戊辰定王十四年　十有六年晉景七齊頃六衛穆七蔡文十九鄭襄十二曹宣二陳成六杞桓四

十四宋文十八秦桓

十二楚莊二十一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傳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杜氏曰甲氏留吁赤狄之别種晉既滅潞氏今又盡其遺黨

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甲氏潞之遺種留吁其殘邑也高氏曰書及者所以别其族王者不勤兵於遠畧不使其肆擾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

郊既開而止 書費誓序徐夷並興東郊不開 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而止 詩六月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注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 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 三國志蜀諸葛亮傳亮南征馬謖曰若殄盡遺類非仁者之情也願公服其心而已五月渡瀘至南中斬雍闓闓孟獲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七縱七禽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平四郡 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家氏曰晉滅潞氏則曰討有罪也既滅之矣而復用師不已是必欲窮極其黨類盡夷滅之而後已夫豈仁人之所忍為故書人以貶之楚人圍宋坐視不救諉曰鞭長不及馬腹又滅潞氏又滅甲氏留吁可已而不已志存乎逐利而不能赴人之急謂諸侯何張

氏曰晉自不得志于楚而一意用武於狄兼并其地會書人深貶之也薛氏曰攢函之會未幾而三滅狄大無信也

夏成周宣榭火樹公作謝火公穀作災

左傳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何言乎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成周宣榭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成周天子之東都杜氏曰成周洛陽何氏曰天下所定名為東周名為成周者本成王所名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大臨藍田人字與叔程門

有郇高皮弟反變敦音對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郇
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何氏曰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
古者爵有德禄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専也榭者射
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
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謂屋歇前宣王之廟謂之榭
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
也汪氏曰書外災者五皆以國書葢災及於宗廟朝市而非一處也獨此書宣榭以天子宗廟之重紀
之也以責王室不謹於火備雖人火焚之而不能救忽慢先祖之罪著矣貴戚擅殺大臣

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汪氏曰董仲舒劉向謂王札子殺名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之○劉氏曰公羊云外災不書何以書新周也非也穀梁云周災不志亦非也宋災猶志況周災乎來告則書爾髙郵孫氏曰公穀皆云樂罷之所藏榭藏樂罷則何獨名宣乎汪氏曰唉氏謂宣王廟當在王城然成周乃王城下都之總名分言之則澗水東瀍水西為王城都邑在焉瀍水東下都為成周周商民居焉合言之則總曰成周故洛誥多士序言往營成周成周既成是也成謂原廟始於漢東周未應立宣王廟然詩稱於周受命自名祖命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文王武王則洛邑成周鎬京皆宗廟矣先王立廟葢有故也杜氏以為宣王講武屋外傳亦云榭不過講軍實竊疑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此遂以為廟故其制如榭與宗廟不同張氏亦謂宣

王復會諸侯於東都因存其廟古者祖有功故不毀是也二傳謂樂器存焉非也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未聞藏樂也況榭既無室何以藏樂器乎李氏堯命曰廟不應有榭榭不應藏樂榭者講武之所宣者其宣王之所為乎至是歷十二世王業日壞求其如宣之盛既不可得而見而王之迹又煨燼益痛之也廬陵李氏曰楚語曰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故知榭是講武屋也杜氏之榭為講武處而昧於宣字之義公穀之宣榭為宣王廟而不辨其為講武之所若但以為宣王廟則何不在京師而在成周乎且又何以名之曰榭乎故此條張氏發明胡氏之說且兼用三傳之所長為得之公穀又以為宣王中興所作樂器藏於此因天災之變見周之不復興也未知何據恐傳聞之謬公羊新周之說蓋以為春秋主魯故惟於周宋書災為王者之後記災也此其一家之義不可從

秋郯伯姬來歸

左傳出也

按左氏郯伯姬來歸出也啖氏曰内女見出皆書來歸大其事也髙氏曰不能事舅姑為夫所出見棄而歸也内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衛朱子曰淫婦為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蓷所以閔周朱子曰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易叙咸恒為下

經首程子曰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下經首咸繼以恒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為夫婦之義

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趙氏曰為婦而出著其非也呂氏曰婦人既嫁而出人道之大者故書之薛氏曰參譏之也家氏曰女生而願為有家故嫁者謂之歸人道之常也見出而曰來歸著其變也臨川吳氏曰常事不書故歸郯不書汪氏曰春秋書郯伯姬杞叔姬來歸所以譏父母之訓育弗至致內女之婦德有虧而亦書郯杞之君失齊家之道而棄其伉儷也然杞叔姬書卒書杞伯逆其喪歸則叔姬之出必有不當絕者而郯伯姬不書卒不書喪歸則出者與出之者其罪皆著矣

附録左傳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

襄公相禮穀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名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冬大有年

穀梁傳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

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蝝饑饉之變相繼而作汪氏曰七年大旱十年大水六年螽十三年又螽十五年螽又蝝生十年饑十五年大饑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高郵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有者不宜有也春秋書有年皆在桓宣之時聖人之意可知矣張氏曰宣公奪嫡而立王誅不加而天災饑饉之禍屢降今年大有年亦所以記咎徵常多故曰記異也臨川吳氏曰宣公在位十六年天災荐臻今忽大有年所以為異也二百四十二年書有年者二豈得謂祥乎大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汪氏

曰桓公有年之後遠狩守郎犯害民物宣公大有年之先履畝而税重困農民二公得國於不義又不能修德以撫下殘虐國本恬不為憂春秋之書有年既以紀天時之反常又以憫魯國之民而幸其僅有年也不爾則人類滅矣

己巳定王十十有七年晉景八齊頃七衛穆八蔡文二十五年辛鄭襄十三曹宣三陳成七杞桓四十五宋文十九秦桓十三楚莊二十二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昭公也在位三十年子甯嗣是為靈公

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日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畧在内宣公為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汪氏曰三年使微者會葬匡王次則忽於盟主汪氏曰九年晉成公卒不書葬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告赴怠於禮而不會也汪氏曰四年秦伯稻卒九年滕子卒衛侯鄭卒皆不會葬比事以觀義自見矣張氏曰春秋備書而宣公不謹於事上交鄰之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傳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

逸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程子曰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杜氏曰斷道晉地

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汪氏曰如宋襄公盟于曹南小國詐之大國勉强而應焉非同欲也汪氏曰如莒人請盟于魯公孫敖如莒涖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汪氏曰魯衛曹邾皆迫於齊故同有伐齊之心而晉又欲討其貳會逄其適觀明年晉衛伐齊又二年四國與齊戰鞌則此盟為同謀伐齊可知矣鞌戰邾人不與者國小不能以兵從也陳氏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不曰同盟者寡矣或以為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為壇

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劉氏曰同所以名盟焉耳非同時之謂也以周禮言之殷見曰同同者巡狩殷國也以儀禮言之則設方明王日月而命事者同盟也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宫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六玉以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鑑之王巡狩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宫以見之疑**其說之誤矣**汪氏曰襄十八年書同圍齊未嘗講會禮豈亦行會同之禮傳紀楚公子罷戎與鄭人同盟于中分邾人鄭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初無五等諸侯亦豈能用會同之制哉盧陵李氏曰此盟諸傳皆以為謀齊而穀梁獨以為外楚益拘于同尊同外之例恐非事實然此舉出於宋及楚平之後而微會于齊則初意為盟誠因懼楚但郤克既怒齊遂就起伐齊之謀耳穀說亦不為無據詳見莊

十六年又曰此盟獨魯衛曹者即穀梁所謂魯行父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同日使齊皆見笑辱者也故鞌戰亦具列四子然穀梁以四子聘齊在成元年故此不以為謀齊之盟恐穀梁得其事而失其時耳

附録左傳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名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秋公至自會

汪氏曰宣公會盟兩書至黒壤之會事齊而不事晉危晉之見討而不得釋也斷道之盟背齊而與晉謀伐齊

危齊人之見討也宣自即位以來卑屈事齊惟恐獲戾末年遽有伐之之意初乞師于楚尋復求助於晉齊近於魯而遠借援於大國以間朝夕之好岌岌乎其殆哉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肹許乙反

左傳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肹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汪氏曰佞夫齊年鄭語宋辰秦鍼陳光招衛黑背鱄

稱弟不稱字許叔蔡叔蔡季紀季稱字不稱弟何氏曰宣公篡立叔肹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

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禮盛德之士不名

何賢乎叔肹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絶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禄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

茅堂胡氏曰叔肹書弟明其得弟道比於衛鱄又足貴焉故特書字以褒之有偏愛之私情則稱弟無親親之公義則稱弟以先公之子而稱公子史策常文公

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

啖氏曰叔肹非卿卒而特書之嘉其行合於義曰公弟明其得弟道也穀梁於轉言合於春秋此言取貴於春秋既合義又足貴也故書字以褒之孫氏曰不曰公子公孫以見叔肹無祿而卒也王氏曰叔肹之生不名於策書則非卿矣死不目為公子則未仕矣變文曰公弟令名與字卒之者知其賢而得書也

或以為叔肹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説誤矣誠使叔肹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内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況宣公之時煩於聘

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於鄰國衆矣汪氏曰遂三如齊蔑如京師會齊高固行父再如齊歸父亦再如齊一如晉伐邾取繹會齊伐莒會齊侯又會楚子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劉氏曰叔肸不仕宣公則非大夫非大夫而書於春秋以叔肸之義則固可以為大夫矣見公弟之重者所以非宣公之弒也舉叔肸之字者知其人之賢也肸非賢則不得字字而不稱弟則與季友仲遂亂故見其重而後賢之此春秋之舉逸民也逸民十人不同操然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叔肸兼之矣陳氏曰公弟者何見非大夫也非大夫而卒賢之也賢之所以惡宣公也凡先君之子稱公有謂稱弟是故宋弟辰凡弟也一篇之間譏稱宋公之弟辰無譏則從其恒稱為公子地陳公子招一人也譏稱陳

侯之弟招無譏則從其恒稱為公子招故不弟稱弟不友稱弟傳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叔肸稱弟惡宣公也汪氏曰成二年書公孫嬰齊帥師自是終春秋之世世為大夫益叔肸辭祿不受而宣公以母弟懿親命其子為大夫也廬陵李氏曰三傳母弟之說杜氏曰母弟之寵異於衆弟益世綠然之情以養母氏之志所以隆友于之恩然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唯相殺害然後据例以示義此論先儒多不取詳見隱七年又曰兄弟先公之子當稱公子諸侯之兄弟當稱字其稱弟稱名若齊年鄭語衛黑背陳招之類者罪其兄有寵愛之私亦罪其人之恃寵而當國也陳光秦鍼宋辰衛鱄侫夫之類罪其兄薄友愛之義亦罪其人之不能盡道以取禍也蔡季許叔紀季蔡叔魯季子等稱字者春秋之正例無貶詞也無貶即賢之也其不稱

公子者不以貴戚累之其不稱弟者不以私與薄累其兄也止係國者言與國一體也季子不可稱國則以子係之美之也叔肸書字而書弟此春秋之變例稱弟者明其得弟道稱字者著其賢也惟其稱字所以異於其餘稱弟者也陳氏說亦好但以公子地為無譏此語直礙又曰穀梁曰叔肸不去取貴於春秋鱄之去合乎春秋者楊士勛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鱄以衛侯惡而難親恐罪及已故棄之而去使君無殺臣之惡兄無害弟之愆故得合於春秋此叔肸以君有大逆不可受其祿者又是孔懷之親不可奮飛使君臣之節兩通兄弟之情俱暢故亦取貴於春秋叔肸書字鱄直稱名者叔肸內可以明親親外足以厲不軌比鱄也賢乎遠矣故貴之稱字鱄雖合於春秋無大善可褒故直書名而已此說是也

庚午 定王十六年 十有八年 晉景九齊頃八衛穆九蔡景公固元年鄭襄十四曹宣四陳成八杞

桓四十六宋文二十秦
桓十四楚莊二十三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傳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已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鞍（音安）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汪氏曰齊自瞿泉以來不與於晉之會盟

而恃其强大侵暴小國是以晉景欲振奕世之霸業始則君率衛以伐齊既而正卿舉合境之兵偕魯衛曹以戰齊盍非專以婦人笑客之故也薛氏曰齊不與於諸侯之會而伐之也書衛之世子伐父掌兵非子道也臨川吳氏曰會朝與伐國皆非世子之所宜也

公伐杞

高氏曰杞自文十六年來朝而復至故伐之已不修德而欲人朝已亦不思之甚矣徐氏曰公伐莒莱邾杞凡近魯小國無不被伐公之惡也悉矣陳氏曰自是内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矣廬陵李氏曰自此以前侵伐十四凡九書公自此以後侵伐十二惟四書公

夏四月

附録左傳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左傳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公羊傳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穀梁傳戕猶殘也戕殺也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何氏曰刺鄫無守備夷貉音麥無城郭宫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前漢書昭帝元鳳四年遣駿馬監傅介子使樓蘭詐誘其王安歸斬之中國則重門擊柝康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

莫禦乎邾人葢嘗執鄫子用之孫氏曰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天子不能誅故此肆然復戕鄫子于鄫也則不共戴天之世讐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何氏曰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杜氏曰弑戕皆殺也弑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戕者卒暴之名薛氏曰戕者殺異國之君也邾力足以加鄫而屢無道於鄫則魯以强大加邾葢出乎爾者也汪氏曰邾稱人葢邾子而貶之也使果微者則當書曰盜殺鄫子某今曰邾人則為邾子明矣邾文公用鄫子邾定公戕鄫子皆黜稱人惡其奕世兇虐滅人理而悖天常也蔡靈蔡昭見殺則録其名而鄫之二君不名葢無罪而受禍爾

甲戌楚子旅卒

楚始書卒左傳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楚僭稱王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汪氏曰魯史必書楚王某卒聖人革其僭號故曰楚子某卒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孔記坊記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杜氏曰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絶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息求名之偽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史記楚世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熊渠立為王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去王

號十一世至熊達伐隨令請王室尊為王王室不聽乃自立為武王吳世家至壽夢始大稱王通鑑外紀徐夷作亂穆王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得朱弓朱矢以為天瑞自號偃王陸地而朝三十六國汪氏曰楚至僖二十一年成王會盂始書子至莊王始書卒吳至襄十二年壽夢始書子書卒徐至昭四年駒王章羽書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禮記曲禮注九州之外長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其降而稱子者外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哉汪氏曰朱子綱目於七雄稱王皆書曰某君漢以後僭國稱帝者皆書曰某主蓋取法於春秋吳楚書子之義

也然吳楚稱子特從天子所封之本爵而黜其僭號也後世僭國非有朝廷封爵而自稱皇帝故但曰某主耳高氏曰前此不書楚子之卒者外蠻荒也此書之者以楚入為中國之害甚於前日中國不能自正乃與荆蠻相為朝聘相與盟誓相通問好故自此詳志其卒也廬陵李氏曰楚莊立于文公十三年至是二十三年自宣公十年以後春秋多予楚之辭

公孫歸父如晉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

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已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復腹心之疾也庸愈哉家氏曰歸父為宣公謀去三家以張公室其心雖未可知其事未見非正而謀之不臧乃欲因大國之力鋤而去之豈不思晉

之諸卿自趙盾秉權而後怙黨植私漸至不制魯宣欲去彊宗夫豈晉卿之所願哉宜其謀之不遂也廬陵李氏曰宣公聘晉止此一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正寢也汪氏曰桓公弑立則斃于齊宣公亦弑立而獲正終然魯君自是失政而三家彊盛不復可制矣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傳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

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遂繼事也

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朱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劉氏曰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左傳成公十八年悼公即位逐不臣者七人注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

禮而不逮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儀禮聘禮篇君若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杜氏曰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茅堂胡氏曰出使而反或曰復或曰還復者事未畢還者事已畢之詞也歸父受命而聘晉雖已至于晉而反矣然而如未復命于殯則不可謂已終事也歸父欲入而復命則必見殺見殺則增君之惡其出奔賢於入也況又擅惟復命于介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不失禮乎曰還曰至

以終事之辭免歸父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范氏曰歸父奉父命未反而已逐之是與親奔父無異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高氏曰夫先君未殯而逐其臣是死其君而忘其父也歸父既畢使事盡哀而奔是知死亡之不免而能不失度於顛沛造次之時異乎他大夫之奔矣雖然人臣之正受命而出雖君薨猶當致命于殯前

若其有罪待命于新君可也今歸父還未及魯境還即奔齊則有惡於新君矣○家氏曰季氏不以君薨為戚肆出悖言追仇既往首逐其腹心用事之臣此時此心犯上作亂何所不為春秋於公薨之後繼書歸父奔齊所以著季氏不臣之跡其旨微矣自兹以往政在强家魯君不復能君禍端亂本實肇於此彼篡人之國季氏亦竊其國出爾反爾尚復誰尤春秋書之所以致亂賊之討垂將來之戒云汪氏曰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則棄君命而廢使事者也歸父如晉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則能達君命而盡使事者也然楚箴尹克黄使於齊還及宋聞若敖氏既滅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歸父苟能不避斧鉞之誅而歸復命于殯斯為盡人臣之職矣廬陵李氏曰宣公即位十八年乃不義之君也大畧與桓公相類除即位有年書法同桓公外其

餘事同則從同同矣宣公因齊得國終身事齊自黑壤見止之後南通於楚當是時晉之伯事不振故魯亦得以自縱數侵犯小國以自益而晉問不及焉直至十七年斷道之盟始背齊事晉則以季孫之憤也於是歸父逐而三家之張成矣先儒季氏曰賂田求昏君大夫奔走無寧歲以為昏齊之謀不會于扈不盟于清丘而無事晉之志一逞於兵則伐莒伐邾猶未已也而伐萊伐杞一放於利則取向取繹猶未厭也而取根牟此宣之所以無良圖也斯言得之矣

春秋大全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卷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郭晋

謄録監生臣陳仝

春秋大全卷二十二

明 胡廣等 撰

成公上

公名黒肱宣公子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一十八年

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周　魯成公五年定王崩子簡王立

鄭　魯成公四年襄公卒悼公費立成六年悼公卒弟

成公𦖆立

齊　魯成公九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宋　魯成公二年文公卒子共公固立成十五年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晉　景公繼霸時郤克為政魯成公四年欒書為政成十年景公有疾晉人立太子州蒲以為君伐鄭是為厲公是年景公卒十八年厲公弒悼公周立是年韓厥為政

衛　魯成公二年穆公卒子定公臧立成十四年定公卒子獻公衎立

蔡　詳見宣公元年

曹　魯成公十三年宣公卒弟成公負芻立

滕　魯成公十六年文公卒成公原立

陳　詳見宣公元年

杞　詳見僖公元年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　魯成公十四年莒子朱卒一名渠丘公黎比公密州立又名買朱鉏

邾　魯成公十七年定公卒宣公牼立

許　魯成公十五年許遷于葉

小邾　詳見僖公元年

楚　魯成公二年戴令尹子重救齊成十六年司馬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戰于鄢陵敗績晉射共王中目楚殺子反

秦　魯成公十四年桓公卒子景公立

吳　魯成公七年吳伐郯始見經即吳子壽夢也壽夢一名乘

越　詳見隱公元年

辛未　定王十七年　元年　晉景十年齊頃九年衛穆十年蔡景二年鄭襄十五年曹宣五年陳成九年杞桓四十七年宋文二十一年秦桓十五年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張氏曰雖無王命而有父命故書即位傳例承國於先君則得書即位以别於内復無所承者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穀梁傳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杜氏曰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温於六反京氏曰當寒而温倒置也

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何氏曰成公幼少季孫行父專權而任之之所致故當沍陰沍寒而常燠

應之沍與固同寒凝閉也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

之禄位賔食喪祭氷皆與焉此亦燮調慝伏之一事也永嘉呂氏曰陽氣之在天地間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氷於地中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啟氷而廟薦之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氷於是大發食肉之禄老病喪浴氷無不及故藏氷發氷所以節陽氣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汪氏曰微者但書人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汪氏曰內女嫁大夫不書歸大夫出不致卒不書葬雨雹氷雪何以悉書汪氏曰七書不雨三書雨雹及無氷再書隕霜亦三書雨雪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

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廬陵李氏曰經書無氷三惟此書在三月之上則二月也正義曰竟春無氷則書今此月寒最甚此月無氷則終無氷矣啖氏曰二月令之十二月舉此無氷則一時無氷可見矣若待終時乃書則令之正月豈可更言無氷乎穀梁之說非也

附録左傳春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於徐吾氏

三月作丘甲

左傳爲齊難故作丘甲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耳譏始丘使也穀梁傳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杜氏曰譏重斂故書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前漢書刑法志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

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周禮註司馬法曰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古曠反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八人有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孫氏曰謂丘出甲士一人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丘何

甲士之有高郵孫氏曰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曾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杜氏曰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茅堂胡氏曰成公以前甸賦車一乘每乘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二十五人為一甲是四丘共出三甲爾今作丘甲即一丘出一甲其於賦增三分之一也杜征南最號

知兵及釋此亦誤予因看李衛公論車乘法方曉此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劉氏曰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稅為足食也賦為足兵也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徇先王而以意為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張氏曰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為一甲者其考周制詳矣番陽萬氏曰四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而成公使一丘出一甲士甲士之數既加則長轂牛馬步卒之賦率加其四之一聖人惡其紊亂先王軍賦之制故書以譏之汪氏曰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内政而家一人馬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馬長勺之戰桓公自

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楚遠啟疆謂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循襲效尤遂致魯以秉禮之國亦增丘甲而不以為嫌也春秋之終且用田賦軍旅之征而民力民財竭矣厥後楚之乘廣魏之武士秦之戍卒窮兵極詐以快貪殘而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然兵農既分更歷千載雖有明君賢臣不能復古抑可歎哉春秋作丘甲之書其垂戒後世意深切矣廬陵李氏曰作例六直云作者三作僖公主作丘甲作三軍新作三新作南門新延廐新作雉門也然延廐不書作

劉氏曰公羊云是始丘使也何休云使丘民作甲非也穀梁云古者農工皆有職以事上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丘作甲非正也亦非也若惡使農夫為甲何不言井作甲邑作甲農作甲而必云丘作甲乎丘民作甲井民獨不作甲乎杜氏又云長轂一乘甲士步

卒七十五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按丘者十六井爾甸乃六十四井使丘供甸賦是加四倍魯亦必不為也且云丘甲不云丘乘廬陵李氏曰此條惟胡氏得之葢司馬法舊制四丘出三甲三甲為七十五人今令四丘出四甲四甲為百人四丘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也公穀之說固無足取杜氏則又大過豈有一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而使之出一乘之賦故胡氏不取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

初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

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亦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逋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怨懟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高氏曰許曷為及晉侯盟齊怨成矣晉援不可緩也故汲汲焉求為此盟 汪氏曰自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而後季孫行父會齊

侯于陽穀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鄟丘繼而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會楚子于宋矣令也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以大夫盟霸主而不愧也昔也遂盟趙盾今也許盟晉侯益無忌憚矣春秋内大夫特盟外諸侯者五鄟丘赤棘拔句繹皆書及雖祲祥書會夫盟齊盟晉魯之汲汲可知于拔則定公之位未定如晉見郤故修好于邾句繹則二卿取邾田又脅邾子以盟之也故四盟皆魯之志也祲祥外為志猶為彼善於此也家氏曰中世以後諸侯之大夫多自結於霸國魯之季氏衛之孫氏宋之華氏皆結于晉者也不特外交其君又以賄結其大夫故君常見跡於霸國臣反挾霸國之援以脅制其君亂亡所從始也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傳秋王人來告敗公羊傳孰敗之葢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穀梁傳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外裔不言戰外裔不能抗王也杜氏曰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啖氏曰王師不書戰無敵也敗則但書敗而已人臣無敵君之義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杜氏曰康公王

孝子也欲要其無備徐吾氏茅戎之别種也而經不書戰辨内外之分立中國之防也孫氏曰定王庸暗無宣王之烈王師為茅戎所敗惡之大者故只書自敗所以存周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别内外為義而君父所以尊内外所以别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外侮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陸氏曰王者之於天下也葢之如天容之如地其有不庭之臣則告諭之訓誨之如又不至則

增修其德而問其罪故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今王師與茅戎為敵此取敗之道非戎所能敗也故以自敗為文所以深譏王也家氏曰不言茅戎敗之示王者無敵於天下也無敵而為戎敗故以自敗為文也劉氏曰不言戰而言敗此王術也以為天下莫之敢抗故不可言戰而有天下者一失其道則人能奪之故不恥言敗是以王者修己而不責於人也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夷迺徼戎以自敗豈不曰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及諸侯不勤王之義咸得而見矣陳氏曰戰然後言敗績此不戰何以書敗績言自敗也凡王有事譏不在諸侯諸侯有事譏不在臣子如天王出居于鄭鄭棄其師皆以自致之文書之雖有敵國亦自致也梁亡齊人殲于遂王師敗績于茅戎無敵國之辭也汪氏曰桓王戰于繻葛諱不書敗而此不諱敗者茅戎正朔所不加可以

言敗而天子於諸侯不可言敗此所以别内外之分也桓王不言敗而劉康公言敗又以正君臣之分也

○啖氏曰公穀云晉敗之若晉敗王師而改曰貿戎是掩惡也如何懲勸乎

冬十月

附録左傳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穀梁傳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悦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范氏曰

穀梁作傳皆釋經未有無其文而横發傳者疑今冬十月下脱季孫行父如齊六字

壬定王十二年晉景十一齊頃十衛穆十一卒蔡景三
申八年鄭襄十六曹宣六陳成十杞桓四十八
宋文二十二卒秦
桓十六楚共二

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之城上齊侯親皷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音短}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

髙氏曰魯絕齊而與晉盟齊遂即楚而伐我也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

為鞌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家氏曰此齊人爭魯於晉也前日魯宣專意事齊晉莫如之何也今魯人去齊而即晉赤棘朝盟齊師暮至書齊侯伐我所謂目其人而貶之也夫既辱晉使又以兵加於魯則其志在於與晉為敵好戰而不度力其頃公之謂矣廬陵李氏曰此齊之弱魯第四役也自齊懿公之後齊師不至魯者二十年於是再見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

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杜氏曰新築衛地

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

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張氏曰易曰師左次無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全師愛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體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其師幾於喪身辱國此春秋所以罪良夫而以之主新築之戰也陳氏曰衛書大夫帥師於是始大夫强也良夫世為卿至林父出其君入于戚以叛是故孔達不言帥師必良夫而後言帥師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

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左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

顧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

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鋭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

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公羊傳曹無大夫公子首何以書憂内也穀梁傳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周禮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一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

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内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汪氏曰謂怒婦人之笑辱貪取汶陽之田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畧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内録哉堅氷之戒亦明矣何氏曰魯舉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内虚國家悉出用兵重録内也茅堂胡氏曰司馬懿曰春秋任大責重諸葛武侯曰春秋責帥臣職是當故使舉上客而不及其介將稱元帥而不列其副春秋之例也鄢之戰三軍之主將皆在而獨罪

林父者責在林父也此戰並例四卿不以季孫主之何也見公室卑弱四卿擅命各得魯國之兵權乎何氏曰魯諸卿俱帥師又見昭十年伐莒哀二年伐邾三家專兵丘甸卒乘悉無所有其君孤立於上國益不可為而春秋終矣戰鞌乃魯卿擅兵之始也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怠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忿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董子曰頃公齊桓之孫霸主之餘業即位九年未嘗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伐魯入其北鄙伐衛敗之新築大國往聘慢而不敬晉魯俱怒合四國之衆大困之于鞌獲頃公斮丑父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齊氏曰鞌之戰齊有

必勝之氣晉有不敵之勢而齊以驕輕取敗晉以必死致勝也張氏曰兵法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為之忿兵今晉為盟主興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於郤克一怒之忿故春秋不以齊為主見晉魯衛曹之大夫為志乎是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道也陳氏曰凡帥非卿不書雖卿也非元帥亦不書書魯四卿是各自帥也自文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於是衛未有大夫將書良夫曹無大夫書公子首而貴鞌之功晉於是有六卿征伐在大夫不獨魯也以四國之臣戰齊君甚矣汪氏曰齊桓伐衛與衛人戰則先書伐而後書戰此不書四國伐齊者以郤克志在釋已私忿非能聲齊頃陵弱犯寡之罪而討之也然齊自翟泉以來不與晉之會盟者踰四十年而袁婁以後迨於悼公之終歷三十餘載無會之不同無役之不與則亦以鞌之敗衂有以挫其氣而摧其强故耳晉氏世霸合諸侯以加兵於

齊者三鞏之戰雖能勝齊然恃力而不能服之以義惟平陰之役合十有二國之君以討其暴横憑陵之惡故春秋書同圍齊以予之至于夷儀之會雖曰討之以義而徇於利不能成討齊之功故春秋書同盟重丘以貶之也　啖氏曰左氏言齊侯免求逢丑父三岀三入晉軍按時齊師大敗若三入晉必當見獲此近妄也　趙氏曰公羊云曹無大夫書公子首憂内也穀梁云以吾四大夫在焉舉其貴也此尤鄙近春秋豈黨内而專輕重於外乎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左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羊傳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

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於是斮逢丑父已酉及齊國佐盟於袁婁曷為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闚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

逮于袁婁而與之盟穀梁傳輩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緜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袁婁在師之外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張氏曰齊國治臨淄去洛陽東千八百里縣西有袁婁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鞌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

荆楚暴横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强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高氏曰國佐受成命於君而可否在晉之大夫非服晉而往也直晨晉强賂晉而請盟爾故不曰來盟而曰齊侯使如師師在齊境故書如晉大夫又不

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汪氏曰欲與城下復借一戰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何氏曰郤克恥傷其威故使魯衛大夫以國佐辭為國佐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何氏曰逮及也追及國佐于袁婁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汪氏曰求盟在楚故稱來欲盟在晉故稱及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强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劉氏

曰郤克一戰勝齊反魯衛之侵地功大矣人皆多郤子之能伸其意而春秋猶絀之為其先力而後禮也

張氏曰晉所以令齊者恃其戰勝强力而以非義之故國佐得以正義直辭責之而晉人義不勝而辭屈故國佐之至與屈完之來初若不異然齊桓伸中國之大義而屈完情屈而不敢校故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見義在中國而彼自服以求盟也郤克挾主盟之勢以行其私憤一旦戰勝而以不義求多於齊反為國佐以禮折之而氣遂餒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言齊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袁婁言汲汲在晉齊不得已而盟也臨川吳氏曰楚服齊桓之義故使屈完來受盟于師其盟已前定也故書來盟桓公又退舍而與之盟盟于召陵齊有禮矣齊師既敗于鞌使國佐來納賂以求成許不許在晉郤克其盟未前定也故書如師晉之義既不足以服齊之心故國佐徑去四國進師追及國佐近逼齊都而與盟袁

婁此晉之無義又無禮也家氏曰召陵之師諸侯皆在兵力甚强而桓公乃能以不戰服楚退師而禮與之盟牽之戰郤克既敗齊師極其兵力之所至迫於袁婁去國都五十里進師將及其城而强與之盟退而盟盟之以其禮也近而盟盟之以其力也春秋書來盟與及盟一字褒貶深切著明矣汪氏曰齊桓末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征伐自大夫出矣而未嘗盟會也晉文末年翟泉之盟以諸侯之大夫上盟王子虎禮樂自大夫出矣而非征伐也今此魯以四卿帥師會霸國之上卿與衛曹之卿大夫敗齊侯于牽又盟齊國佐于袁婁而禮樂征伐皆自大夫出矣厥後晉悼以復伯之賢首以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城虎牢盟陳袁僑征伐盟會悉付之大夫而蕭魚之後凡役皆以大夫以翟泉之大夫貶稱人此不勝貶則從同同也陳氏曰屈完不言使而國佐言使屈完不言使而退盟之於召陵以禮於楚使國佐言

使而進盟之于袁婁以逼齊君桓公之所不敢而使國之臣敢為之甚矣鞌戰之怨也　劉氏曰公羊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非也夫兩國治戎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其重且專可知矣行使何傷諸侯會晉師于棐林可言晉師不可言趙盾此言晉師足矣何以為不行使大夫乎廬陵李氏曰此條三傳畧同公羊序事與穀梁相出入但以使齊為臧孫許及郤克斮丑父等小不合又左氏作蕭同叔子以為同叔蕭君之字其子齊君之母也此說得之公羊作蕭同姪子以蕭同為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嫁於齊生頃公穀梁作蕭同姪子之母以為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楚人滅蕭隨母在齊其說無據

附錄左傳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左傳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庚寅衛侯速卒

左傳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内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附録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弑

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

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鍋焉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取汶陽田

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杜氏曰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張氏曰漢志魯國汶鄉縣顏師古注即汶陽田兖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汪氏曰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孫氏曰汶陽魯地也齊人侵之今復取之不言取之齊明本非齊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汪氏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然則宜奈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汪氏曰侵小如滅項取根牟之類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絶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

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愼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朱子曰魯地之大皆併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家氏曰取汶陽田與取濟西田其事同故書法不異蓋濟西本魯田為曹所侵晉人取以歸魯汶陽亦魯田為齊所侵晉人命以歸魯皆魯侵疆也今而得歸春秋不以為歸而以為取為其因霸國之力而得之也霸國復不稟命于王分正疆理而擅其予奪所以書取若此田非魯之舊疆必繫之於齊不直書取汶陽田矣石氏曰內取外邑皆曰取如取邿取防取訾婁外歸魯地皆曰歸如濟西龜陰及讙闡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以歸于我當曰歸今而曰取者蓋因晉力而取之也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于後齊復事晉故八年

使韓穿來言歸之于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於晉而已矣雖我田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猶寄爾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於外者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汪氏曰趙氏云凡力得之曰取齊歸汶陽而稱取言藉晉之力以復之而得之之難也穀梁云歸易辭也齊取汶陽而稱歸言奉晉之命以反之而失之之易也廬陵李氏曰汶陽田侵於齊久矣一反於曹沫之盟再復於鞌之戰又失於韓穿之來言直至孔子為政然後有鄆讙龜陰之歸鄆讙龜陰左氏亦曰汶陽之田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高氏曰鄭以中國從夷狄而首伐衛喪是援戈與寇而攻其親戚罪不勝誅矣列鄭于下所以深罪鄭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書公子自嬰齊始左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强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杜氏曰蜀魯地

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為陽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杜氏曰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蠻荊之大夫會也家氏曰晉以魯衛大舉伐齊可謂有德輙未及息遽為此行書公會楚公子嬰齊著其背德棄信以望國之君而辱於楚之公子魯之辱也春秋責之深不復為之諱自楚人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春秋革之也

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

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忮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修也易損卦大象君子以懲忿窒欲大傳損德之修也不忮不求行之善也朱子曰若能不忮害不貪求則何為不善乎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忮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憯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考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臨川吳氏曰楚用子重之謀以淑齊為名加兵於魯衛魯納賂請平又約諸國會盟公先往會嬰齊不沒嬰齊之氏名者欲見其挾衆威魯而以臣伉君也陳

氏曰凡吾君會諸侯則有大夫得稱其大夫故洮書莒慶向書衛甯速苟無諸侯則不以大夫敵吾君故盟及處父盟始以大夫敵吾君矣皆不書公以是為莒無大夫則曰莒人齊有大夫則曰齊大夫及高傒齊晉之譏則諱公焉耳此其曰公會楚公子嬰齊是公自與嬰齊夷也於楚之會孟公後諸侯至於楚之圍宋公亦後諸侯至魯猶重從楚也公與嬰齊夷楚何譏焉不足為公諱焉爾是故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無氏族也而書公子自嬰齊始汪氏曰公與外臣特相會二百四十二年唯此一書故備録楚大夫之氏名以見聚焉齊之盟没公不書而楚書人隱其從楚之失也蜀之會書公不諱而楚大夫書氏名著其從楚之辱也書公子嬰齊而與之會者實公也夫楚子不見望國之君下夷於楚大夫盟不書楚人將恐天下後世以荆蠻之臣可以主中國之會盟而無惡而中國諸侯之卿大夫又可以雲合景從以服屬於荆

鑾之臣而無貶也齊之盟春秋猶不忍書也蜀之會春秋不勝諱則詳紀之而具文見意耳廬陵李氏曰

公子會外大夫止此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也公羊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穀梁傳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

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程子曰楚為强盛陵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書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杜氏曰齊在鄭下非卿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李氏曰前此楚與中國盟皆序諸國之下此序諸國之上欲見楚之主盟也汪氏曰書及則內為志而非楚主盟也然魯之弱久矣豈能主諸國之盟哉前此僖公二十一年盟薄二十七年盟宋皆書公會諸侯不以楚主盟此書公及亦不以楚主盟之辭也序楚於十國之上而書及正其名而不沒其實也

公子嬰齊秦右說宋

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不齒列國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夫魯天下之望也亦不知所擇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蠻荆則諱公而不書汪氏曰不信莊十六年同盟于幽不臣僖二十九年盟于翟泉從蠻荆僖十九年盟

于齊是也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陳氏曰曷為貶稱人楚大夫初會盟也是故諸侯之大夫復不序晉大夫初會盟則不言公楚大夫初會則其言公何公固與嬰齊矣無足諱焉爾汪氏曰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亦所以人公也春秋盟會一書人者凡四盟齊盟蜀貶從夷也盟翟泉譏慢王也會澶淵刺不討賊也其所以重內輕外尊君父討亂賊之意切矣臨川吳氏曰嬰齊於此盟降稱人而前會稱氏名者欲見楚人及公子嬰齊也蔡許之君不書者以其為楚之車左車右降在臣列同於楚臣劉氏曰盟于蜀是嬰齊也其以力

為功誇於義而陋於禮與郤克一耳郤克不得稱諸侯之大夫故嬰齊亦不得以其名通也此文異而意等也項氏曰蜀之盟與棐林之師皆事之難言也棐林之師難以趙盾將諸侯也故先書趙盾之出師而後書諸侯之會晉師蜀之盟難以嬰齊主盟中國也故先書嬰齊之會而後書諸侯之微者盟廬陵李氏曰列人諸國之大夫者惟翟泉澶淵及此三役翟泉諱公不書澶淵沒魯大夫不書惟此書公又曰合此一年之事觀之晉益竭力以事齊故無力以制楚勝齊之得小而縱楚之害大矣○劉氏曰會時一國盟時十一國此乃兩會也各自書地乃其理矣何申之有穀梁之說非也廬陵李氏曰楚專主中國其理莫盛於此以楚成之強所得者陳蔡鄭許四國而已而宋之盟止書諸侯商臣之暴所得者陳蔡鄭宋四國而已而厥貉之次止書蔡雖以莊王之盛而陳陵之盟亦不過陳蔡二國從之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

一國晉不敢爭其後四十三年然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靈求諸侯于晉皆蜀之役啟之也春秋安得不重貶之哉一會一盟前不書嬰齊之名氏無以見楚之强後不貶諸國無以見中國之弱惟貶諸國之卿不得不貶楚貶楚及諸國則不諱公可也胡氏陳氏説得之穀梁以為前書嬰齊者嬰齊之亢後書楚人者嬰齊能自降以從盟故春秋於會蜀不諱公疑其説之誤矣

附録左傳楚師及宋公衛逃歸臧宣叔曰衛文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避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泰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

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縱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癸酉定王十九年　三年　晉景十二齊頃十一衛定公臧元年蔡景四鄭襄十七曹宣七陳成十一杞桓四十九宋共公固元年秦桓十七楚共三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邲音弼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鄤芒袁反敗諸丘輿汪氏曰覆伏兵也杜氏曰鄤丘輿皆鄭地晉偏軍為鄭所敗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勤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濳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李衛公問對兵法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畧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

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荊擾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高氏曰去冬之役鄭為楚導而宋魯衛曹雖盟于蜀猶不敢背晉故罷盟而遂會晉伐鄭焉鄭罪當討故春秋正諸國之爵以示義鄭敗晉游兵於丘輿使皇戌如楚獻捷終鄭襄公之身不復從晉矣家氏曰伐鄭所以攘楚攘楚所以尊中國魯宋衛去强盛之楚而從衰弱之晉以伐有罪之國是春秋之所嘉也前之盟十有一國大夫一以人書抑强楚也此四國僅從而書爵序晉為首存晉霸也見春秋權衡衮斧之意固不以衆寡强弱為進退也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杜氏曰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范氏曰自同於正君故書公侯以譏之家氏曰春秋與宋衛之會晉伐鄭不與其純吉從戎也廬陵李

氏曰此邲之後晉再伐鄭而不服也汪氏曰左氏云鄭皇戌如楚獻捷則曰覆曰敗皆指鄭而言非諸侯之敗鄭也經書伐而不書敗所以尊中國也

辛亥葬衛穆公 穆公作繆

高氏曰此見衛侯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王氏曰六月乃葬非禮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臨川吳氏曰雖未逾時伐鄭無功亦危之而致也

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公羊傳新宫者何宣公之宫也宣宫則曷為謂之新宫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宫災何

以書記災也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

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書緱音鉤氏劉絢曰絢字質夫程子門人著春秋傳十二卷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公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為合或曰禮稱有焚其

先人之室則三日哭禮記檀弓注火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汪氏曰文定尊意與鄭氏異新宫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音姬高氏曰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宣公弒君簒立生不能誅死方立廟遽遇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故謹而書之○汪氏曰公羊以謂不言宣宫不忍言也穀梁謂迫近不敢稱謚然則莊公之世何以稱桓宫乎廬陵李氏曰此條諸傳皆以為得禮惟胡氏不合

乙亥葬宋文公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騐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高氏曰七月而葬天子之禮也以葬月攷之知其僭禮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

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史記秦始皇紀葬驪山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奇器珍怪徙藏滿之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令匠作機弩矢有穿近者輒射之工匠盡閉墓中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戒哉

夏公如晉

左傳拜汶陽之田張氏曰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足以見疆場之令不出於王矣今為取田而拜往賜于霸國晉偃然受之而八年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足見私情之納侮于晉也汪氏曰僖公取濟西田而使公子遂如晉拜賜已非正矣況以成公取汶陽而躬朝于晉乎濟西汶陽魯之故田也以為霸國之私恵而聘之朝之見魯之不振也廬陵李氏曰成公朝晉者四三年四年十年四年不見敬十年見止張氏所謂納侮者信矣惟十八年悼公即位之朝無譏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張氏曰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為國憂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己而使

大夫動大衆以伐之見其興兵之不度徳量力也高氏曰疲命於晉楚而以伐之君子以是惡鄭也

公至自晉

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至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家氏曰諸侯既除喪而入見于王受黻冕之賜然後成其為君自東遷此禮廢然亦未有除喪而入見大國以事王之禮而事大國者也宣公挾強齊之援弑君篡國凡可以諂齊而求

悅者無不為矣未除喪而會既除喪而朝今成公借援於晉率循先公之舊其無王之罪大矣書如書至所以譏也汪氏曰成公一經此年如晉明年再如晉十年又如晉十八年又如晉過於事天子之禮益當時諸侯知有霸者而不知有王不以為異耳春秋莫不書至比事以觀義自著矣

附録左傳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公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

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傳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公羊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杜氏曰棘汶陽之邑在濟北蛇丘

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趙氏曰凡內自圍者皆叛邑何氏曰不言叛者為內諱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

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税畝作丘甲税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税斂輕力役修徳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何氏曰不先以文徳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劉氏曰不察己之所以失而疾人之不我服强國之行若五伯之事則有之非王道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内叛書圍者七始於此昭十三年圍費二十六年圍成定六年圍鄆十年圍郈圍費十二年圍成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左傳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杜氏曰廧咎如赤狄別種茅堂胡氏曰經不書廧咎如潰者晉嘗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矣其餘黨散入廧咎如又欲盡殄滅之非仁人之心也段紀明請滅羌種羌雖滅漢亦亡後世豈嘗絕羌患哉廧咎如潰削而不書聖人之情見矣惟不使之侵擾華夏斯止矣家氏曰克與良夫得志于齊不知自戢更為此舉春秋書之誅善戰也楚方蹦藉中原晉人不務修明霸業圖其遠者大者既滅潞氏又殄留吁以為未快復興此役此逐利之師春秋之屢書皆所以貶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晉來聘之始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聘而遂盟之於是始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公羊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穀梁傳其日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何氏曰惡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不重舉連聘而言之徐氏曰春秋之義舉重畧輕若來盟則不言聘而言盟今言聘言盟嫌其生事也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

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蘇氏曰此公及庚良夫盟也不書公者二子抗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抗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番陽萬氏曰聘者故出於其君之命而及盟則出於其臣之私也况夫大夫之於諸侯五等之君皆其君也諸侯之於大夫列國之臣皆其臣也今也列國之臣忘其分之卑而盟五等之君五等之君屈其分之尊而盟列國之臣豈非一時之大夫既不知自有其君而專盟于外則不知有列國

之君而敢於與之同盟也乎高氏曰庚晉之下卿良夫衛之上卿而魯人盟之先晉後衛豈非畏晉之強乎○廬陵李氏曰聘而遂盟例五此年荀庚良夫十一年郤犨襄七年林父十五年向戌其皆書日一則以别於微者一則以别於前定也

鄭伐許

附録左傳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

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甲定王二戊十年 **四年** 晋景十三齊頃十二衛定二蔡景五鄭襄十八卒曹宣八陳成十二杞桓五十宋共二秦桓十八楚共四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王氏曰宋入春秋未嘗聘魯文十一年公子遂雖往而宋不報也華元之來其為共公謀昏張本乎臨川吴氏曰晋衛二國相繼來聘以三年春同會伐鄭交結和好也廬陵李氏曰經書宋聘魯始此終春秋宋聘魯四此年及八年華元襄十五年向戌昭十二年華定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傳歸叔姬故也杜氏曰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汪氏曰文仲之子宣叔也子紇嗣為大夫是為武仲

公如晉

左傳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張氏曰晉景公勝齊而驕也高氏曰公連歲如晉者以嘗即楚故也汪氏曰成公此年朝晉而取敖忽之辱豈非禮愈縶而身愈卑徒自屈而已耳

葬鄭襄公

汪氏曰喪未五月葬之速也太不懐也

秋公至自晉

左傳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家氏曰甚哉魯成中無所主逐變而屢遷也始與晉人連兵伐齊以有鞌之勝謂當與晉為睦冒未幾月率先諸侯受盟于楚猶幸晉人之無討也去年如晉今年又如晉正所以救前日厲盟之過一不為所禮又將叛而即夷春秋於魯成之從楚適晉備書以貶之也

冬城鄆 公作運

杜氏曰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孔氏曰魯有二鄆此西鄆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即此任公輔曰魯西邑東郡廩丘東有鄆城即東鄆家氏曰鄆有三莒之别邑亦曰鄆九年楚人入鄆是也魯自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此東鄆莒魯所爭者也成十六年公待于鄆此西鄆今此所城也春秋譏魯人不務安靜而輕于用民力鄆雖城何益哉

鄭伯伐許

左傳冬十二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

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程子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何氏曰未踰年君稱伯者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家氏曰父所為義已繼之為孝父挾夷楚之援陵暴小國歲再用師其子繼世而不能改是之謂濟惡庸得為孝乎不書子而書爵絶之於名教也　廬陵李氏曰鄭自隱十一年入許之後鄭許世讎至此凡書於經者又四侵伐矣然考左氏所記則邲戰之役鄭許首如楚蜀之役許乘楚車是許與

鄭皆南面事楚者鄭方從楚何得如此晉楚之救不書於經事未可信也

附録左傳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乙亥定王二十一年崩

十五年晉景十四齊頃十三衛定三蔡景六鄭悼公費元年曹宣九陳成十三杞桓五十一宋共三秦桓十九楚共五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汪氏曰叔姬始嫁不見於經與鄭伯姬同婚姻得禮常自不書

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家氏曰此與他悖義

之出者不同必叔姬自不安於杞或以疾而來歸非杞之絶之也故春秋書其逆喪歸葬無貶辭臨川吴氏曰僖三十一年杞伯姬為其子求婦而僖公以次女叔姬與之歸為杞桓公夫人至今四十四年夫婦年皆六十之上而姬始被出而歸疑是叔姬無子杞桓别有妾子為太子叔姬心不自安而願歸魯故叔姬既卒而杞桓復來逆其喪以歸也

春秋於内女其歸其出録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録之詳也為世戒也汪氏曰郯伯姬杞叔姬皆出而來歸然叔

姬書杞伯逆喪以歸而郯伯姬來歸之後不復見於經則其善惡優劣不可以槩觀矣

附録左傳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汝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仲孫蔑如宋

左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汪氏曰蔑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蔑僑如逼於留令速與侵晉之師朝玉帛而暮干戈謹於邦交者固如是乎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首公作秀

左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杜氏曰穀齊地高氏曰荀首逆女而僑如往饋之此之謂非禮之禮故以大夫會大夫書之汪氏曰自文十一年彭生會郤缺宣十五年蔑會高固自是大夫會大夫率以為常矣

梁山崩

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名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名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傳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名伯尊而問

馬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杜氏曰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張氏曰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

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汪氏曰春秋之初晉滅韓曲沃莊伯之弟韓萬以為采邑書而不

繫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高氏曰先王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梁山雖屬於韓而非諸侯正受封之地故春秋書梁山崩而不繫之國者為天下記異也是以不書晉夫國主山川豈特晉當之哉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内若成湯以六事檢身荀子大畧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宫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高宗克正厥事書高宗肜日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注先格王之非心後正其所失之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

之是也詩雲漢序美宣王也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汪氏曰自此至昭十六年凡六十年經書弒君唯晉州蒲齊光衛剽吳餘祭蔡固莒密州楚麇凡七滅國惟舒庸鄫萊偪陽舒鳩賴陳蔡州來凡九耳故徐顏疏云註誤今考文十一年敗狄于鹹何氏謂宣成以往弒君二十八亡國四十證諸經亦不合抑并春秋所不書者言之如穀梁三十四戰者歟其應亦憯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范氏曰山者陽位君

之象也象君權壞家氏曰穀梁具載伯尊所以告其君者以為伯尊掠路人之美以為已能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其實伯尊以道路鄙淺之言復之於君失懼災之意夫子必無是言也春秋於沙鹿梁山二大異特筆而書之以見天下之治亂中國之合離自是而始縱具文應變何足言哉是固天下之異而皆見於晉者周自東遷賴伯者以存齊既衰獨有晉在而比歲以來君庸臣貪坐隳霸業晉之削中國之憂也意舊史必書晉梁山崩春秋削之實為天下記異也

附録左傳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秋大水

張氏曰山崩大水陰盛之徵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左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高氏曰不書葬罪諸侯之不會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何氏曰蟲牢鄭地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杜氏曰言同盟服異也何氏曰約備强楚汪氏曰即穀梁所謂同外楚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盟蟲牢之盟不顧甚矣薛氏曰王崩而為會盟無王之甚也王氏曰是盟乃何休所謂同心為惡惡必成者也恭諸侯之同盟實有同外楚之心而不知悖於尊王之義天子之喪人道始終之大變諸侯相見揖讓入

門而聞訃則不得終禮況已聞而猶相與會盟不亦無人心乎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故襄王方崩則晉魯之卿會盟王都之側而不奔喪簡王方崩而邾與晉衛修朝聘于魯而不修弔事益將以是為常而不知愧甚者靈王之訃音已達于天下而諸侯旅朝于荆楚且侯致襚執紼越歲踰時而後返而魯不遣一介行李問國恤於京師也吁可歎哉廬陵李氏曰鄭自邲戰後皆從楚至此始從晉而晉人不能明尊王之義以示之汲汲於要之以盟誓此所以竟不能服鄭雖再救而卒無功也

春秋大全卷二十二